

染坊:街名诉说着昔日繁荣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烟台有街名“宴芳”，好雅！宴请芳香可理解为弘扬美德或者赞美高洁的意思，但其实却只是因为与“染坊”同音，当年这里被称为“染坊街”。

1900年，在原哥山社十三村之一的中海阳村(今海港路附近)开始设有染坊，始名染坊街，民称老染坊街，因为二十几年里染坊接踵而起，往北发展，形成了染坊南街、染坊北街，为了区分，就得称老染坊街，乃至更名为头道染坊街，建国前，洗染业公会就设在那里。

当时所染只是窄面土布，百姓用纺车纺出来的粗线经脚踏的土布机，织成原色土布，人们不满足于土布本色，有了审美需求，于是染坊崛起，产生了

“大染坊”，可当时也只是红绿蓝青几种单色。然而，从染缸中捞出来的布需要晾晒，整个街面，高竿林立，色布随风摇摆，五颜六色，斑斓多彩，也真是城市一景。那画面留在了“老烟台”的记忆中。

应当提及的是，染坊的崛起刺激了颜料街的“偏”劲儿，代表人物叫赖芳圃。

赖芳圃是福山臧家庄人氏，他很有点不惧风险。旧时的颜料大王姓盛，是否与盛宣怀有关系不得而知，但盛家在大上海却颇有霸气，事涉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，黄金荣霸占了一个女演员，女演员以泪洗面，最后与盛家少爷双双私奔，弄得在上海滩上一言九鼎的青帮老大都一筹莫展，可见一斑。盛家垄断了颜料市场，谁敢染指？赖芳圃却在山东偏偏要分一杯羹，无疑是对盛家的挑战。赖氏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，不仅在烟台独步，而且带动了福山商帮，进军青岛，连中山路上都有了烟台颜料街。“大道鲁商”的传统也远播



到了胶州湾。

切莫小看了这历史馈赠，改革开放之初，龙口的乡间诸由观崛起了一个新华集团。企业经营理念为人称道，但是不肯臣服时尚，所以鲜为人知。中国首届花纱布展销艺术节，不是在中国纺织业的传统中心上海、青岛等大城市举行，而是在胶东一隅——西台村举行，且非常成功。何以至此？只怕与昔

日的染坊历史有某种联系。如今，仍可以寻觅“宴芳中街”“宴芳北街”“宴芳南街”的形迹，但名称背后的商业故事，承载的历史精神，是不是“宴芳”的留恋呢？

有个电视连续剧，把青岛的许多染坊故事追溯到了青州，完全忘记了烟台。其实，烟台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，即使染坊，也决不落后人。

翻猪蹄



王光禄

翻猪蹄，也叫翻东南西北，是三十年前流行的一种折纸而成的把戏，形状为外四面内八方，酷似四瓣尖尖的猪蹄。游戏通过翻转手指来操作，选择结果的随机性很强，可至少翻出八种不同的心愿。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普遍贫乏的年代，这种游戏广受孩子们喜爱。

翻猪蹄很有趣。通常规律是手指左右、前后轮番开，不能重复着左右左右或者前后前后。很多时候，持有者会突然走到同伴近前，冷不丁儿冒出一句，“要东要西，还是要南要北，要几下？”待见到他手里的“猪蹄”，对方迅即领悟，并热心地参与，“要东吧，三下”。持有者往往先念一句类似咒语的口诀，“东南西北，爹爹是我。”对方立即回应，“我是你爷！”结果两人都哈哈大笑，因为她是女孩儿。一番打趣后，两人趴头在一起，认真地数起来，“一二三，哈哈，你是个大坏蛋！”“不行，不行，重来！要个北吧，五下！”随着手指的分分合合，“哈哈，赶紧拔猪菜去。”那时还没有“你妈喊你回家吃饭”等说法，反正是“小伙伴们都惊呆了”。更多人参与进来，“我要南，五下。”“哈哈，回家写作业去！”“我要西，八下。”“啊，你是个瞌睡虫儿！”

还有一种玩法，就是多人参与，张要东一是鸡，李要南二是虫，王选西五是棒，刘选北四是虎。于是此轮的结果是，刘胜王、王胜李，李胜张，张又胜刘，评判的标准来自“虎吃鸡、鸡吃虫、虫咬棒、棒打虎”这一无限次的循环，人人都是赢家，搞得皆大欢喜。

至于猪蹄上写着不同数额的钱的分数、毛数的，当然是谁翻出的数额大，谁就为赢家。

其实，结果的随意性往往掌握在持有者手里，他心里明白，在制作时就在某些地方留了心眼、做了手脚，如拇指先分开即先翻左右，取单数都是好词，双数都是坏词，想捉弄人时，只需根据所“要”数字的单双来确定先翻左右还是先翻前后就一准指哪打哪、想啥来啥。很多时候，挑战者屡次测试后都对结果不满意，硬逼着持有者展开猪蹄，要么一句好词没有，要么一半好一半坏很有规律地排列，聪明人一看就明白，抢到手里让对方猜，把对方整得一塌糊涂。而不明就理者，每把都败下阵来，回回遭捉弄，次次被嘲笑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，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，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，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稿件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：18653588630
 投稿邮箱：xingzouyantai@126.com
 投稿邮箱：烟台山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
 毛旭松 收 邮编：264003

御寒蒲编货有讲究

余爽音

从前，在我们故乡，每当隆冬时节，人们脚上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蒲编货。嘎嗒子的木底儿踩在冻得裂了缝，像石板一样坚硬的泥土地上，发出的“呱嗒”声响遍了全村。特别是在黎明时分，起早的人走在宁静的街巷里，踏出了像放鞭炮一样清脆的响声，能把还在酣睡的人从梦中唤醒。不过，也有穿在脚上不出声的蒲编货，那就是蒲窝和蒲鞋。

蒲窝和蒲鞋都没有木底儿，但也有区别。编蒲鞋的花扣非常细密，与编嘎嗒子的花扣相似，形状也和嘎嗒子差不多，只是脚附面部分低平些，鞋口紧，穿到脚上不像嘎嗒子那样拖拉，而是像鞋子一样跟脚，因此，也才有蒲鞋这个名字。蒲鞋的优点是美观大方，缺点是鞋帮比较薄，保暖性相对差一些。蒲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蒲子给脚编制的窝，就像动物用柴草

为自己搭的窝一样，很粗糙，编的花扣很粗大，造型也很笨拙，胖头胖脑不美观。它的优点在于鞋口宽大，穿脱方便，鞋帮厚实，在“面”和“里”之间充塞的蒲穰多，保暖性更强。并且由于没木底儿，踩到冰雪不发滑，摔不着人，安全性强。因而成为腿脚不利索，又不抗冻的老年男人的专用品。

蒲窝和蒲鞋共同的优点是没有木底儿，缺点也是没有木底儿，需要二次加工，用带着毛的生猪皮把底儿裹起来。这道工序叫做“箍蒲窝”(或蒲鞋)。具体做法是，把买回来的生猪皮放到水里泡透，然后根据蒲窝大小把猪皮剪裁好，蒙到蒲窝底上，四周长出的部分，要能够包到鞋帮的三分之一处。再用麻绳把猪皮和鞋帮逢到一起，就完工了。穿的时候，再把鞋窠落里铺垫些蒲穰，在脚腕和鞋口之间也塞上些蒲穰，就会非常暖和。由于蒲窝蒲鞋必须二次加工，费用大，除了老年

人不得不穿外，一般人都只穿嘎嗒子，穿蒲鞋就成了一种时尚，一种身份的显示。不是家境很殷实的成年人，如果摆阔穿上蒲鞋，反倒会招致乡邻笑话。

柳木做底的嘎嗒子，是大众化的保暖品，从大人到孩子，连缠过足的小脚女人都穿。小脚女人穿的嘎嗒子，柳木底儿前头是尖的，编出的嘎嗒子也是前头尖尖的，像她们穿的绣花鞋一样。那些爱美的小媳妇、大姑娘，会特意请人定编自己的嘎嗒子，让人把各种颜色的线绳编到嘎嗒子上，编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花样，同绣花鞋一样美观。这样的嘎嗒子，其实就是一件工艺品，估计现在是见不到了。给孩子们穿的嘎嗒子也要特别加工，要把前头用麻绳编。这样的嘎嗒子抗磨耐穿。因为孩子们活泼好动，鞋子衣服磨损快。而嘎嗒子对于孩子们来说，不仅是御寒保暖的鞋子，在没有滑冰鞋的情况下，木底儿溜光滑的嘎嗒子，还是他



们最理想的溜冰器具。穿着它，冰天雪地就成了他们的游乐场、滑冰场、滑雪场。坚冰覆盖的沟渠、池塘、水湾，是他们天然的溜冰场；覆盖着一层雪的地上，踩过后再用脚蹴出来，冲几次后，就成了人造的滑雪场；在没有冰雪的地方，头一天的傍晚，泼上几桶水，第二天就成了人造滑冰场。只要穿上嘎嗒子，冬天处处都是孩子们的乐园。这对于今天那些掌握着许多玩具，还玩得并不快乐的孩子来说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

电报的趣事

刘烟生

上世纪70年代，电报是最为便利快捷的通信工具，特别是遇到急事与远在地外的亲友联系，电报是不可缺少的通讯手段，普通电报一般两小时以内就能送达。当电报局的送递员在家门口喊收报人名字签收电报时，收电报的家人心头不由一颤。因为通常，人们只有在家里发生重大事情才发封电报。如红白喜事、亲友互访等急事，都发个电报，及时告知对方。是喜是悲，看罢电文才知分晓。

不过，电报再快，也得人工传递，而且价格不菲，电文一个字得花费三四角钱。当时一个职工在食堂就餐，一月的菜金五六元钱足矣，省一个字的钱，足可以到菜店割买半斤肉，电报费真应了那句古诗“家书抵万金”。

为了省钱，写电报就不能如写信那样一挥而就，洋洋洒洒。电报文字需要逐字推敲、

反复斟酌、精益求精，用古人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根须”那句话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父亲读过几年私塾，在当时就算是文化人，加之热心肠，左邻右舍要发个电报，老人都来请父亲拟稿，小青年也持文稿请父亲精简把关。

这时的父亲，把小饭桌摆在炕头，取出笔和纸，耐心听来者的倾诉，来者多是上了岁数的老人。一次，邻居张婆婆的儿媳妇生了个男孩，请我父亲代写电报稿，把喜讯告诉远在西安工作的儿子，一进门就把我父亲当成录音机，滔滔不绝地诉说起来。

一会儿，父亲说电报写完了。张婆婆便说，念给俺听听。父亲把电文一读。张婆婆说，这不是俺说的话，俺说了一大通，你咋一个字，俺儿咋能看懂？父亲说，你的话要是全写出来了，电报费就得两口猪，这不为了省钱嘛，这一个字您嫌少，也得三角钱。听了父亲的话，直吓得张婆婆吐舌头：

乖乖，半斤肉没了。

父亲的电文确实很值得琢磨玩味，比如给远在他乡的亲人报送生儿生女的喜讯，一般人撰写电文“母子平安”或“母女平安”四个字，而父亲就用一字即可。生男孩则用“甥”；生女则用“妙”，那意思外人可能一时不解，可孩子的亲人整天都在扳指掐算临产日期，一读电文意思明了。同时又暗暗称赞电文巧妙。

有一天晚上，邻居赵大伯登门请父亲写份电文，说是要到大连的儿子家看看孙子。不巧，那天父亲晚上值班不回家，就让我代劳。我想：平日里父亲写电文我常常在一旁观看，耳濡目染也看出一些门道。按照语言简练，字少省钱的原则，我绞尽脑汁，苦思冥想，给他写了一封“父已去”电文发出。

谁知为省几角钱，少写几个字，事情没说清楚，产生弄巧成拙的后果。赵大伯远在大连的儿子收到电报后，